

<p>一第 道製 演製 鄭史 劍悠 秋宗</p>	<p>天下 毒瘡</p>	<p>路馬四海上 行發房藥大和太</p>	<p>馳名</p>
<p>仙神</p>	<p>藥毒瘡 盒毒一治外 毒一逐切瘡 每二每切毒 盒盒皮膚癢 洋癬癩 一收口 元樣</p>	<p>皮膚門毒 哈士蘭 六六零 外搽內服</p>	<p>花柳病 內服治 得具瘋 七神風 〇功一 五功切 分每毒 瓶每 洋癩 一爛</p>

法海上

南

科統治內

巨片 稽滑 世警

財發 然果

汪保 周

煦影 空

昌顧 亨

品出 司公片影大

口主編

亨大

(笑釣)

官制之宜統一

(嬌嬌)

妙入毫顛

柏文蔚

第三十三軍軍長柏文蔚先生題字

四區、各設一行政
(矯矯)
制、他省無此例、
僅施於之豫、是明
赫屬於中央政府也
人終疑爲誣誣、即
吾豈歟、馮氏忠毅
磊落、早爲人所共
仰、此次北伐、尤
著奇勳、固國家之
棟樑、吾黨之柱石
、焉可妄肆雌黃、
特愚對於馮氏、受
之過深、遂不覺有
之太切、於此一端

中央日報之賊

(雲浮)

中央日報、前曾有人冒該報總理潘宜之簽字、詐去洋一百三十餘元、並大皮等物、乃宜告戒嚴、久之、以為無事、詎前日、此人惶恐無地、曰我理髮師也、頃有人至吾店理髮、以此條騙來取銀耳、余非所知也、該報遂情此理髮師為事、往其肆中、則主僕之人、方高踞修面、

老九章 紬 假
洋貨 非常減價

四 大 政 策

精 創 訂 按
選 底 正 月
質 售 尺 清
料 價 度 賬

口庭游偶記

(五十)

乃函藩司邵公、詳陳是說、邵公曰、定功過嚴、賞罰不徇情、均可照辦、獎賞增薪、應從緩酌定、余反復陳說、邵公終以緩商爲詞、余乃詣王公曰、操之過急、恐生意見、惟有漸以行之、乃申明約東通行各分局、三閱月後、收數有增、王公曰、已效矣、余曰、此小效耳、王公曰、尙有大效乎、應若何辦、余曰、欲取之、必先與之、用人之力、應恤其私、藩司信費、不遽允增薪提賞、其實增薪所費無幾、而可安辦事人之心、增收提賞並無所費、而可收其效、且不使之俯仰有餘而迫之趨於舞弊、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、王公亟稱善、促速行之、余曰、俟與藩司商、乃復商諸邵公、始允提賞而增薪仍以從緩爲言、甫及一年、幾倍原額云、（戊戌春王公奏條陳省長吏第一、奉旨留中、男汝湜謹註）云、

佩鳳

(侍天)

記室、以北伐尙待整頓、全體職員、皆在駐京辦事處工作、余文職也、日惟理頭料理雜辦、無可記者、至正月廿下流、忽得蔣總司令電令、限三月廿日以前、將部隊集中豐沛兩縣、由司令急諭各級職員、速整行裝、準備出發、遂於五之晨、渡江北上、余以行軍所歷、有足資紀念者、因逐日誌筆記之、藉誌雪泥鴻爪焉、司令部既於蚌埠行轅、二月五日、叔良誌於蚌埠行轅、一時軍書旁午、戎馬倥傯、而正副兩司令、以後方尙待料理、卽命

員司書勤務兵等共十三人、先出發赴蚌埠、遂於五日晨四時、乘殘月微星、渡江抵浦口、入月地、則乘客已滿坑滿谷、即車頂及踏板、亦滿站無隙地、幸余等定有一列車、由站長導往、初以爲十三人佔此一行、舒適極矣、不意一般未得座位之乘客、咸紛擁登余車、雖由勤務兵軍帽亂擊、無片效也、未數分鐘、已有百人之衆、幸未幾即掛聲轆轤、離站掙脫、曲膝而坐、尙無

楊依李

花底拾零

(子燕)



且且
依口與

按「在山泉水清」，「出山泉水濁」，爲前賢之名句。今佩風引用於重慶，風塵之清水花，而隱以濁字爲貶，其對於清水花之指詞雖諷，而對於糾正社會之風化，則用心甚良，旨哉佩風之文。若使清水花及類於清水花之下線，而重作出山泉者見之，其將何以爲情也。吾願若而人者，曷不以在山泉爲一度之比較，其清濁爲何如，更願舉凡今世之作出山泉者，咸知以在山泉爲時時之比較，而覺悟其清濁更何如也。佩風之文，焉得不佩，故標其題曰佩風。

辛卯路政談

(一)

（叔良自）
（蚌埠寄）

丙寅之秋、余方負笈亞東醫科大學、然爲黨國棟樑、時余方賦閑海上、時國軍北伐、尙在籌備中、而主得唐君之介、入第四游擊司令部、

洪深將為復大戲劇系主任

(翁于)

軍中畫軍營甚急，遂有同學十數，結伴前往投效，有願金開往者，請於余交，固執不允，僅同軍順行，金等送之輪船，汽笛一聲，載此十數有志青年以去，行色之莊嚴，精神之飽滿，令人羨然，不禁望洋興嘆者有之，及去歲國軍克江寧，聲勢張大，有志之士，咸相率而來，用者尤多，亦有是年匪出，為洪深在明星公司任職時，最合他灰心的，便是社會心理的低劣，祇要是下流無聊以及肉麻而有惡的影響，會引起起來的歡迎，為此他很有趣的願為中學教授，不再繼續演演，復旦男女同學中嗜好戲劇甚多，洪氏為該系，決於下期起，由文科畢業生，當更有偉大的貢獻云、



龍行萬里

22

台上雖有小報一東、余突見
鐵報某君、載一與主、塗雅而已、復脫開續報下期何日出版、
小兒女安能文、倘一與主、塗雅而已、復脫開續報下期何日出版、
時、時、拍拍嗒嗒、方子號感謂之曰、條阿中晝吃、五報以白眼、恨
日、勿妄語臨哉、猖獗見升有楚楚老五如此倡同一文、含蓄甚深、文
爲永可誦、始知曩日欲知續報何日出版者、以有彼之大作在也、

楚、老五小兒女

今日甯波同鄉會之宴

(超張)

兩方叔伯君、熱心社會事業、不遺餘力、而對於旅滬同鄉會、尤多贊助。旅滬同鄉會之發起者、不知凡幾、此屆徵求大會、預期於前、正賴新聞界有所贊助。

益之資、爲數雖巨、以會中諸人之熱心毅力、度不難爲衆廉之集也。日報社、會徵求社長、邱君即語。彼方君接洽、邱君即語。求會開幕時、當冀諸公爲報記者、以資聯絡、所費甚微、而收効則大。君聞何如、然然之、遂定於前日邀宴各小報記者、當彼旅滬同鄉會成立迄今、二十載、冀諸小報記者、猶爲初次也。

不同、故日來生涯鼎盛、以其實踐、幾幅出來、揀即生意清淡的一路、廣告所言、真有價值一折之貨物也。

抽去幾幅、調劑調劑呢、言不語、求之安能有濟、而現成之、城隍老、反棄之不同、抑又何哉、現成之、城隍爲何人、即當地父母官、

三路電車太少了

(影叙)

某小報說工部局限制電車乘客，以鑒、好像實有其事，鈑影很懶，固免擁擠過甚，使得宵小有活動機會，然不肖向電車公司打聽，有沒有這回事，然而看看馬路上來往的電車，擁擠起來，還是那麼麼得水洩不通，和某小報所說的頭等限乘客若干人，二等限乘客若干人，一些兒不符，大約又是傳聞失實罷，不過電車上人數太衆，確不是好事情，鈑影也曾被三隻至摸去一隻皮夾，尤其是自西根路至東橋橋的三路電車上，乘客更多，每一輛車子上，都是擠得沒有隙地，其他幾路，總還有清涼的時候，因此，就好像三路的車輛，比較

較太少了，電車公司何不每天多明

雙駝一馬說蒙城

(徒釣)

有友張生、非君籍、每喜跳劍、出入、與非君狀之幽微、
尤甚例、凡從滄甯鐵路來者、舉言錫山實業之發達、與夫風景之
有使張生怦然心動者、則主司夾報、其價值已漲十三四也、張生乃
一跳、而來蓉城、止於無錫飯店、多則衆肉難進、日則一馬獨馳、
試讀、固狎邪少之快行事、及於崇安寺前、忽有衆者、短髮高雲、
日間之方馬也、行重行重、於崇安寺前、忽有衆者、短髮高雲、
肌膚雪、活自某婦女會中亭亭而來、睨之、絕世人也、張生至是、長揖
及地、頓敘膝下、昂首長吟、是女初不從矩、強而後可、於
是並頭雙影、沒入斜陽影裏矣、是夕、衆肉之中心、乃維一
正道地之金華隱居、累累者齊爲俯首、張生之喜、蓋不在紅
袍捧鮑來時之下也、女與度摩同氏、共弄玉爲儔、明日並離
郊郭、一棹飛颺、四蹄潏潏、轉瞬間離城郭漸遠、過東亭約
五六里之遙、忽有稚子、字然路中、張生恐惡敬憐之也、亟亟
呼聲之俾之引避、顧此兒乃如吳昌老之大髯、不聞不見、彈
生不得已、下馬扶之路隅、正據撥間、忽有暴徒、蜂擁而來、
大言曰、我共產黨也、速獻酬資、張生無計、聽其掠奪、
底青袂、盡行飛去、返視女郎、不知所之、惟青膝坐隅、
側視攔、懷裏而返、逃之於余、疑於鮑照一流也、